

一群熊孩子，一个新来的班主任，是什么让他们成为了超级200班？



超级 200班

谁的青春不曾踟躅迷茫，谁的未来不可展翅飞翔

李彪◎著

南方出版传媒
花城出版社

超级 200班

李彪◎著

南方出版传媒
花城出版社
中国·广州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超级200班 / 李彪著. — 广州 : 花城出版社,
2018.4
ISBN 978-7-5360-8518-3

I. ①超… II. ①李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8) 第004230号

出 版 人：詹秀敏
责任编辑：陈宾杰 李加联
技术编辑：凌春梅
封面设计：邵建文

书 名	超级 200 班 CHAOJI 200 BAN
出版发行	花城出版社 (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)
经 销	全国新华书店
印 刷	佛山市浩文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(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狮山科技工业园 A 区)
开 本	880 毫米 × 1230 毫米 32 开
印 张	12.625 1 插页
字 数	370,000 字
版 次	2018 年 4 月第 1 版 2018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定 价	36.00 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
购书热线: 020-37604658 37602954

花城出版社网站: <http://www.fcph.com.cn>

超级200班
1992-2000

目录

- 第一章 深夜，一个史无前例的会议 /001
- 第二章 小事能量大，惊动教育局和县长 /009
- 第三章 关键时刻，来了一位关键人物 /020
- 第四章 曲曲折折，班主任终于尘埃落定 /031
- 第五章 新官上任，八条汉子一起送大礼 /043
- 第六章 校园内陌生人，原来是暗访记者 /055
- 第七章 教育局神秘来电，愁坏校长 /066
- 第八章 四大金刚，每个人的历史都不同 /079
- 第九章 荷尔蒙惹祸，朋友之间的战争 /091
- 第十章 一波刚平，一波又起 /101
- 第十一章 派出所里，老奶奶哭泣的声音 /112
- 第十二章 乱麻不斩，事情没完没了 /122
- 第十三章 亲情呼唤天南地北的家长 /133
- 第十四章 同舟共济，为了学生的健康成长 /145
- 第十五章 过年的感觉，在数学课上弥漫 /155
- 第十六章 教室喝酒，醉倒一群不知深浅的人 /165
- 第十七章 全体行动，寻觅失联学生 /177
- 第十八章 揭开谜底，没有想象的那么复杂 /187

C O N T E N T S

第十九章	父子畅谈，忧国忧民忧教育	/200
第二十章	老班家访，竟然选在新年里	/211
第二十一章	师生之间的礼尚往来	/224
第二十二章	用心用爱，感动学生、家长、领导	/235
第二十三章	综合素质，让学生全面发展	/247
第二十四章	四十八位学生，共一个奶奶	/258
第二十五章	四合院里，馒头香味四处飘散	/270
第二十六章	乡下学生，在城里摆起连锁西瓜摊	/282

第二十七章	他们的课堂，在圣林城的大街上	/294
第二十八章	宁要孝子，不要才子	/306
第二十九章	孝心大使，给同学们传递孝德	/318
第三十章	德育第一，如星星之火在燎原	/330
第三十一章	师生携手，为抗战老兵献爱心	/343
第三十二章	放下身段，局长问计普通一线教师	/356
第三十三章	募捐募捐，好消息一个接一个	/368
第三十四章	他去天堂，把大爱留在人间	/380
后记	育人先育德	/395

第一章 深夜，一个史无前例的会议

九月四日晚十时，圣林县流沙中学。

黑夜像一张巨大的网，笼罩校园，凉风阵阵，四周田野与山林间的昆虫，无精打采有一阵没一阵地叫着，为入睡做着准备。校外村庄里的几盏灯火，安静地亮着，好一幅乡间惬意夜景。

教学楼四楼会议室，灯火通明，人声鼎沸，里面正在开会。今晚的会议效率特低，断断续续开了快四个小时，依然没有解决迫在眉睫的问题。大家你说你有理，我说我有理，争吵不休。在流沙中学工作二十多年的一位老师说，他从未开过这样的会。

时间悄悄消逝，学生宿舍的讲话声渐渐小了，只有零星几个学生在窃窃私语。

流沙中学位于小山坡上，校外山坡上高高低低的庄稼已经成熟，空气里飘荡着稻谷和蚕豆的气息，四楼的灯光在夜色中显得更加醒目、耀眼。

会议丝毫没有马上结束的迹象，大约累了、烦了，争论一阵，众人陷入沉默。每个人的表情都与开心、微笑无关，有的人呆呆地看着一个地方，什么都不想，有的人盘算下一步的攻防。三杆烟枪，被烟瘾撩拨得难受，不顾女同志说三道四，一起点燃香烟，其中包括一位对香烟过敏的，也借烟消愁。

三根烟枪瞬间齐发，颇有威力，把会议室里的女同志呛得咳嗽起来，她们肩并肩共同抗议，把门和窗户统统打开，并说要把他们赶走，扭动吊扇开关，让吊扇加大马力，吹得呼呼作响，她们借机到外

面避烟。

等烟雾散尽，众人坐到原来的位置。副校长丁松华扭动扭动脖子，强睁他那双疲劳无神的眼睛，逐个审视在座的人，换上一副略带微笑的表情说：“今晚已经很迟了，各位把自己的具体困难说了。但是，你们应该明白一点，200班必须有班主任，而且，这个人肯定在你们中间，不可能在外国、外省、外县、外校，大家说是不是？”

“说句心里话，我指定谁当200班班主任，谁就会在背后骂我。我刚才想到一个好办法，很公平，不怨天，不怨地，只说明你和200班有缘。”丁副校长用慈祥、含笑的目光看着大家，等待下文。他的笑容中，似乎带点坏坏的味道。谁都不愿意主动接话，生怕嘴一张，丁大人一锤定音，把200班的班主任头衔赏给自己。

教务处主任肖强华打破沉默：“丁校长，你既然有好办法，赶快说出来，哪个走运，哪个背时，不能怪你。”

期待的目光紧紧盯着丁副校长。

“我的办法很简单、很古老，抓阄。如果你们没意见，就这么办。肖主任，你用一张白纸，做四个阄，一张写上‘200班班主任’，其他三张写上‘300班班主任’。他们今后再当班主任。”

任劳任怨的肖主任扯下一张稿纸，非常优雅全方位地展示给大家看，确定纸张的清白后，裁成四小张，写上字，做成四个纸团，把小纸团放进刚刚空出来的香烟盒子里，前后左右、上上下下晃动着。

大家以为，四个人抓完阄，确定200班的班主任人选，马上散会。正在此时，意外发生了。廖申湘老师突然从位置上站起，大声说道：“我不和你们玩这游戏，我当了三年班主任，根据流沙中学的规定，可以隔三年再当班主任。”他接下来的话，有些激动。

丁副校长有些难堪，他没有斥责“捣蛋者”，对方说得在理，他平静地看着廖申湘，展现出领导海纳百川的气度，看看其他几位要捡阄的人。

秦霞老师接过话说：“我不当的理由，今晚说过多次。我国几千

年文化传统中，尊老爱幼排在传统美德之首。今年我婆婆病得不轻，患有阿尔茨海默症，现在越来越重，必须要人照顾。她年轻守寡，她一直把我当女儿。现在别人照顾她，她偏偏不要。她在这个世上的日子不多了，等她百年之后，你们让我当班主任，我绝不说半个‘不’字。”

她隔一会儿提高声音说：“你们难道不能让一个患阿尔茨海默症的老人，有尊严地走完人生最后一程？我们所有人都会老，谁也算不到自己年老的时候会怎么样。今天抓阄，你们谁抓我管不着，反正我不参加。”说完，她往椅子上一靠，眼里满含着泪水。

丁副校长脸色难看的程度上升一个等级，他移动目光，盯着下一个目标：刘红玲。几个人的目光也追随过去。刘红玲沉默几秒钟，终于有点抵挡不住，她四十多岁，身材肥胖，腰粗，有年轻女老师两个腰那么粗，肥胖给她带来两个副产品，高血压和大嗓门。她说：“我教书二十多年，年轻时有三分之二的时间当班主任，以前领导分配我当班主任，我几时推辞过，我自己认为，还算个合格的老师。这些年，我的血压呼呼往上跳，上个学期我住院，你们知道的。没有健康，荣誉、地位、金钱都没有用。200班是个什么班，大家都清楚。如果硬要我当这个班主任，我性子急，万一哪天被学生气得昏倒在讲台上，甚至一命呜呼，我没了，我儿子谁来疼，谁来管，我老公怎么办？！”

会议室里一下哄堂大笑。

“没那么恐怖。”肖主任笑着说。

丁松华也笑道：“我们的生命力都很顽强，现在得高血压的人很多，也没见死几个人。”

大家说得没完没了。刘红玲看不惯，扯开嗓门道：“要我当班主任可以，出了事谁负责，不光嘴巴说，白纸黑字写清楚，当作证据。”

丁副校长刚刚松弛的脸部肌肉，马上又紧绷起来。今晚这件事十有八九搞不定，白白辛苦一晚上，落得竹篮子打水一场空。

正在此时，廖申湘站起来，冲丁副校长说：“人有三急，我去厕

丁松华第二天才知道消息，县教育局政工股的人打电话给他，让他先把流沙中学的担子挑起来，保障开学工作顺利进行。丁松华想不起是政工股哪位领导，通话时间很短，仅一分钟。

校长住院了，丁松华应该到医院去看看。但胡忠德校长的电话一直打不通，如果直接去医院，则显得冒失。晚上，胡忠德的老婆给他打来电话，解释手机打不通的原因，凡是住院的，首先得拜访医院里各种检查仪器，什么磁共振、脑电图、心电图、X光透视。只要沾点边的，你的礼节必须到。

主管医生交代，像他们这类有点职务的人，又逢开学，很多人找，来探望，刚刚住院这几天，最怕别人来打扰，安心养病很重要。因此，她自作主张，把老胡的手机关了。

最后，胡忠德老婆像居委会大妈似的说：“丁校长，没办法，流沙中学那一摊子事，只好麻烦你，等我家老胡出院后，我请你到我们家，我亲自下厨，你们好好喝几杯。开学事情多，医院里这边，你们领导班子先别来，把学校的事情做好，老胡就感激不尽了。”

学校如期开学，丁松华有点不适应，他一直当副职，没独当一面。他的性格与世无争，担任副校长五年期间，大小事情都听胡忠德的。现在胡校长住院了，他感觉缺了主心骨。

话说回来，他丁松华在教育战线干了十多年，学校开学这点事，虽多，不过就是打扫寝室，让学生睡觉；收拾厨房，让学生吃饭；给学生发放书本，给老师安排课程。这些活，一年又一年，老师们轻车熟路。校长只要吆喝几声，绝不会出错。事实上这几天，各项工作有序推进，独独200班的班主任，像个烫手山芋，无人愿接。他万万没想到，老师们为了不当200班的班主任，闹到这个地步。

自从我们国家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，政府要求义务教育向百分百入学率靠拢。差生不允许留级。流沙中学这样的农村学校，生源是县属中学挑剩的，再差的歪瓜裂枣，再厌学的学生，你都得收下，你有义务把他们收下。小学升初中考试，个别学生三门功课只有几十分，

甚至零分，这样的学生不参加升学考试。

成绩差的同学厌学，他们处于青春期，好动，精力充沛，强制他们学习自己不感兴趣的东西，只能引来反抗。课堂纪律差，老师必须花很大精力维持课堂纪律，搞得老师心情恶劣，产生厌教情绪，可为了生活，又不得不从事这项职业。学校三个年级九个班，没有哪个班主任说自己的班容易管，如果不要她（他）当班主任，倒贴钱都无所谓。当班主任成了苦差事，人人都想躲开。

200班更是老大难，一年换了三个班主任。第一位班主任体弱多病，本不该他当班主任的，按轮流坐庄原则，他当了。一个学期没干完，他生病住院。班主任空缺十来天，校方终于做通一位老师的工作，让他临时代管200班，等原班主任病好之后，再还给他。

这段时间班级管理松散，一些调皮捣蛋学生的天性得到茁壮成长。老师们普遍反映，200班纪律大滑坡，上课秩序很难维持。过一阵，新班主任向校方提出，他该卸任了，学校一直拖着，因为没人接。

进入七年级二学期时，200班迎来了他们初中阶段第三位班主任：刘老师。他分到流沙中学，觉得自己怀才不遇，他努力钻研教学，想着离开流沙中学，到城里去。他参加过市里招聘老师考试，入了围，参加了面试，最终以一分之差败北。

用不安心的人当班主任，再好也好不到哪去，何况这个班难管。七年级二学期最后三四个星期，刘老师忙着准备考试，几乎不怎么管班上学生，也管不了。教室里经常大闹天宫，谁去200班上课都头痛，每位任课老师，都能如数家珍，说出在这个班的惨痛经历。

一天，某女老师从200班上完课，拖着疲倦的脚步，走进办公室说：“在200班上一节课，要短寿三年。”马上有人群起响应：“知音啊！知音。”

200班学生即将进入八年级时，他们的班主任刘老师如愿以偿，考入市里一所中学，远走高飞，留下一个老师们头痛的200班。

第二天早上，学校广播里优美动听的起床音乐响起时，丁松华正在睡梦中，他想睁开眼睛，眼前却黑乎乎的，不知自己身在何处。他在做梦，感觉一股力量推着他往前走，双手不禁乱舞，嘴里大喊救命，醒来时他满身大汗，原来虚惊一场。

歌曲变成进行曲时，马上要做广播体操，丁松华挣扎着起床，本周他是值周校领导，以身作则，是他多年的坚持。当他穿戴整齐赶到操场上时，学生正在做广播体操第三节。200班男生队伍站得弯弯曲曲，松松垮垮，歪歪倒倒，好像打败仗的国民党军队，一副惨不忍睹的样子，丁松华走到队伍中间，吆喝着他们站齐。

早操结束，两位班主任找丁松华说事。198班班主任说，他们班有三位同学缺教材，学生意见很大，家长打电话来问，说耽误学习。他只好反复耐心解释，有位同学家长素质很差，在电话中和他吵起来。丁副校长安慰几句，答应马上跟新华书店联系，尽快解决。

丁松华正准备去宿舍刷牙、洗脸时，199班班主任说，他们班有个学生家里很穷，父亲在暑假遭遇车祸，生活费都交不起，希望学校能给予帮助。丁松华想了想，叫他找管后勤的副校长，减免多少钱，写个意见，他再签字。

搞完个人卫生，丁松华走出房门，早读课已经开始。教学楼传来学生的读书声，声音不大，走进教学楼时，二楼教室传来一阵吵闹声，他仔细倾听。是200班。他迈开脚步，赶紧向200班教室跑去。

教室门口，两位同学弓着腰，正抱着头扭打在一起，似两只斗红了眼的水牛。有人大声喊：“丁校长来了，你们还不松手。”

打架的同学并未立刻停下来，他们喘着粗气，想最后博一把，根本没把他这个校长当回事。许多观战的同学，把目光都落在丁松华身上，好像在说：“你校长来了又怎么样？他们不怕你，你有本事赶紧让他们别打。”

他冲上前去，抓住占上风的同学，用力一拽，拉开他们，大声说道：“你们还没打够，是不是？再打，给我滚回家去。”丁松华的

声音几乎响彻整幢教学楼，几位老师走过来观看。两位被扯开的同学，很不甘心的样子，紧握拳头，你看着我，我看着你，似乎想再干一场。

“你们马上到校长办公室去！”说完，丁松华转身往门口走，刚走几步，回过头来对其他同学说，“你们赶紧读书。”

两位同学到校长室后，情绪缓和，变得老实多了。丁松华没费多少口舌，把他们打架的前因后果挖出来，他们承认错误出奇地快，态度异常之好。学生打架，多由些小事引起，对老师们来说，没有多少新意。丁松华见他们表现非常好，让他找不到发泄的借口，分别教训一顿后，罚他们绕操场跑步，一个十圈，一个五圈。

处理完200班学生打架，丁松华有些疲倦，他靠在椅子上，闭目养神，想着200班的未来，学生连校长都不放在眼里，难怪谁都不肯接这个班。他真的不想当校长。

第二章 小事能量大，惊动教育局长和县长

旧伤未好，又添新伤，这次伤得刻骨铭心，胆战心惊。

上午，丁松华接到一个电话，对方用命令口气说：“你是流沙中学丁松华吗？限你半个小时之内赶到教育局，一分钟也不许迟到。”说完，啪的一声，挂断电话。

丁松华愣在那里，仿佛被人打了一个耳光，很久才知道痛。听说口气，此人来头不小，至少是局领导。突然，一股血液往头顶上冲，难道是陈乐彬局长打的电话，声音有点像。他打开教育系统电话本，一查，果然是陈局长办公室座机号码。他赶紧奔向财会室，出纳杨老师正拿着教科书要去上课，见丁松华匆匆忙忙赶来，他问：“丁校有事？”丁松华说：“别上课了，赶快开车送我到教育局去。”

“什么事情急成这样，好像不是你的风格。”杨老师以静制动，不以为然地说。

“陈乐彬局长刚才打来电话，要我半个小时之内赶到教育局。”

“也许要正式任命你当校长。”杨老师说。

“别说废话！”丁松华面无表情地，“别在这里磨嘴巴皮子，耽误事情，我拿你是问。”

杨老师赶紧叫一位老师替他管纪律，然后奔下楼，小车一出校门，一路狂奔。流沙中学距离县城二十公里，公路是刚刚改造好的柏油路。在接近探头时，杨老师把速度降下来，过了探头管辖的区域，他把时速提到100公里以上。他爱车，爱琢磨车，把开车当作一种享受。丁校长知道他开车的技术好，不管开得多快，都放心。

陈局长是从部队转业来的，据说当兵前，有过一段代课经历。半年前，他从水利局局长调任教育局当局长，据说县里一位常委和他是亲戚。有人说他办事果断、干练、有魄力，有部队的优良作风。有人说，陈局长是个大老粗，学历仅高中毕业，说话办事不会转弯，想骂人就骂，管你能不能接受。今年6月，陈乐彬来过流沙中学一次，调研学校老师编制情况，陈局长给丁松华的印象是和蔼可亲、清正廉洁。当时学校给局长和陪同人员发烟，陈乐彬马上予以制止，询问这烟从哪里买的，马上把它退回去，还说今后凡是教育局的人来检查，都不准发烟。

车还没完全停好，丁松华就推开车门，跑上教育局办公室四楼，他拿出手机一看，只用了28分钟。他从门口望去，局长办公室里坐满了人。他想，先向局长报到，免得说他违抗命令。

丁松华陪着笑脸说：“陈局长，我是流沙中学丁松华，我提前两分钟到。”

陈乐彬让他坐下，面无表情地说：“你动作蛮快嘛！”

丁松华搞不清是表扬，还是批评，小心说道：“军令如山，您要我半个小时到，我绝不敢超过一秒。”

“开学工作怎么样？”陈乐彬的眼睛里射出两道寒光，冷冷问道，语气完全变了调。

一种不祥的预感瞬间弥漫着丁松华全身，他有些紧张地说：“在县教育局的正确领导下，流沙中学的学生按时报到、入学、上课。”

陈乐彬马上打断他：“你说的是真话吗？”陈乐彬又冷冷问一句，言语中明显带着不信任。身子微微前倾，预示着将要采取下一步动作。

“真话！您可以去我们学校看。”丁松华说完，感觉没点底气，才发现自己的声音变了调。

“简直胡说八道，谎话连篇，你在我面前丢脸不要紧，你现在丢脸丢大了，全市人民都知道流沙中学的臭事。就你不知道，可悲呀！”

可悲！”陈乐彬越说越气，拿起一份《全州日报》向他丢过来，“你仔细看看。我会给你害死，你知道吗？”

丁松华拿起报纸，紧张寻找，终于在《百姓声音》栏目里面，找到与流沙中学有关的豆腐块大小一段话，这是全州市日报社与市长热线合办的栏目。

文章写道：

我们是圣林县流沙中学200班全体同学，开学将近一个星期，我们班还没有班主任，我们每天有种没有爸爸妈妈的感觉。没妈的孩子像根草，幸福哪里找。我们班纪律本来就on不好。现在，调皮的同学大闹天宫，搞得班上乌烟瘴气。快快给我们派个班主任来吧！

200班大部分同学

丁松华把这段文字反复看了两遍，他额头悄悄冒汗，血液直往头上冲，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。他合上报纸，脸色非常难看，听天由命等待陈乐彬发落。

陈乐彬生气地说：“今天上午，县里一位主要领导亲自打电话给我，请我看看今天的《全州日报》，他知道我开学事多，体谅我，让我抽两分钟看看这报上的文章，我好像给打了一巴掌。”

“陈局长，对不起。我只是代理校长工作，在200班班主任人选上做了很多工作，他们就是不听。您派一个校长去流沙中学，我不当这个校长。”丁松华把憋在心中好久的话说出来。

“你说，叫谁去给你擦屁股，谁愿意给你擦屁股，芝麻大的事，你都处理不了，你能做什么？我们部队里打仗，排长牺牲，副排长立刻顶替上去，指挥战斗。”

丁松华认为他更适合做一个老师，便小心地说：“局长，我没能力当校长，您派一个人去。”

坐在旁边的人，把目光集中在他们身上，看这戏如何唱下去。陈

乐彬盯着丁松华，不作声，越看越生气。突然，他快速滑动椅子，接近丁松华，对他狠狠踹了一脚。丁松华受到突然袭击，不由得后退一步，才稳住阵脚。

这一举动，让在场的人感到吃惊。一位穿着高档白色衬衣的男子站起来，笑着走到陈乐彬面前，递上一支烟，满脸堆笑地说：“陈大局长，抽根烟，消消气，别气坏您的龙体，这点事，不值得劳驾您去管。”

陈乐彬收回目光，缓缓接过烟。白衬衣赶紧掏出一个非常精致的打火机，潇洒一按，火苗呼呼燃烧着。陈乐彬挥挥手，表示自己不抽烟，把烟放在桌上说：“我今天为什么生这么大的气，甚至用脚踢人。县领导在电话中说，我这个大老粗来教育局当一把手，当初很多人不看好。县委、县政府顶住各方面的压力，就是看重我能干事、能打硬仗的精神，把我调到教育局，委以重任。士为知己者死，哪怕我的脑袋掉了，只要把圣林县的教育提上一个台阶，我死都愿意。丁校长，我是从部队出来的人，讲话直来直去，发完火了，不会对你有啥看法。你不要有思想负担。你们胡忠德校长，还在住院，他已向我递交退居二线的报告，根据他的实际情况，教育局党组基本上同意他的请求。

“教育局暂时不会派人去流沙中学，你在那里当副手好几年，情况熟悉，听人说，你做事扎实，为人正派。选校长，就要选你这样的实干派。你先代理校长，等走完程序，就正式任命。

“丑话说在前头，你回去后，马上兼任200班的班主任，直到有人愿意当班主任。再出现什么意外，你吃不了兜着走，我撤你的职、下你的岗。”

听到这里，丁松华长长出了口气，他说：“陈局长，首先感谢您对我的信任，从我内心来说，当个副校长已经很满足，如果有人去流沙中学当校长，我甘当人梯。”

“你扯鸡巴蛋，副校长的位置，都很多人去争，去抢，何况校长